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清〕佚名著

大

八

义

（下）



張仲愈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清〕佚名著

大

常州大学图书馆藏章

張仲愈題

义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八义/ (清)佚名 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ISBN 978-7-204-09805-7

I. 大… II. 佚… III. 侠义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762 号

中国古典将侠小说

大八义 (下)

(清)佚名 著

责任编辑 志鹏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30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5-7/I·2081

定 价 59.80 元(上下)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十 九 回	厉蓝兴安安排防贼党	石锦龙双鞭战淫徒	235
第 二 十 回	白莲花三探电家庄	鞭对剑力擒赛朱平	247
第二十一回	报前仇倒点人油蜡	结后怨电龙访强徒	260
第二十二回	使巧计马得元入川	莫家村穿山熊闹店	272
第二十三回	扮新妇大闹吕阁寨	躲飞灾合家逃外乡	282
第二十四回	穿山熊大闹兑城县	莫父子避祸走他乡	291
第二十五回	石禄误走火龙观	老道火烧穿山熊	301
第二十六回	刘荣一言指迷途	石禄树林劫裤子	308
第二十七回	鲁清打店赵家坡	杜林设计盗火弩	317
第二十八回	混海龙赚死丁春芳	众英雄大破火龙观	326
第二十九回	群雄打店黄林庄	霍坤访婿立擂台	336
第 三 十 回	霍小霞擂台打淫寇	何公子比武巧联姻	346
第三十一回	鲁清用计诓弓弹	杜林激怒翻江龙	355
第三十二回	衔素恨傅虎探花	霍小霞弹打淫寇	364
第三十三回	穿山熊戏耍张文亮	白胜公巧遇众英雄	373
第三十四回	毕振远父子同访婿	猛英雄大战未婚妻	381
第三十五回	石锦龙决斗毕振远	神枪焦解围定良缘	391
第三十六回	毕振远访婿走四方	二龙口揭榜擒贼寇	401
第三十七回	粮食市父女卖艺	西头路石禄比武	410
第三十八回	穿山熊黑店收卜亭	小杜林奉命搜贼寇	420
第三十九回	夜行鬼戏耍捉刺客	云中燕路遇阴阳鬼	432
第四十回	崔成献地图报恩	鲁清察地形派将	444
第四十一回	小粉团设计采花	霍小霞弹打淫寇	453

第十九回

厉蓝兴安排防贼党 石锦龙双鞭战淫徒

厉蓝兴连忙说：“贤弟快快请起。”回头看见电龙，身穿重孝。蓝旺说：“龙儿呀，快见过你二叔父。”电龙答言，忙着跪倒叩头。蓝兴说：“快起来。”蓝旺道：“二弟呀，只因我那兄弟与弟妇二人死得好苦！我要是好着，早亲身找你，不叫仆人去叫。兄长我已半百，每日思想忧愁，想我这个病一定不久于人世，那时你把我的尸骨运回家中安葬。此子电龙，今年十一岁，你将他带回家中，传授他武术，你千万要倾囊而赠，一手别留，要留下一手，那可对不起电真他夫妇。容他学艺成啦，你与他画好了图影，叫他认清，再命他离门在外，寻找仇人，报仇雪恨。”厉蓝兴道：“兄长啊，您不用如此的费事啦。小弟我的武艺浅薄，我有好友，他们武艺能为在我之上，我能约请他们，可以替他人报仇雪恨。”蓝旺便将此事，连同与电真结交的经过情形完全说出。

蓝兴一闻此言，不由咬牙忿恨说：“兄长，我今天来到房里，一看仆人以及这里的情景，就知道我那位故去的电兄长对待兄长的情形，真比小弟强胜百倍。兄弟我不是三岁的玩童，您只管养您的病体，千万不要急，我此时唇舌说焦，也是枉然。您心中尽其交友之道，尽想他夫妻，岂不忧愁而死？小弟我一时意狠心毒，把电龙杀了，拿他人心一祭灵，然后把您尸首运回家中。”厉蓝旺道：“你此言从何而起？”蓝兴说：“他就是我的仇人，假若没有他父亲，兄长你焉能有这一场病呢？”厉蓝旺道：“你此言差矣，天灾病孽，那全是偶然的，并非是谁叫谁得的。皆因电真脾气烈，我在家庙养病，我怕他在庄中受人指使，出了意外，因此每天叫他来庙中三次，免得招出事来，他竟一次旷功都没有。二弟你想，人交友不可藏私才好。十五那天早晨，他来到家庙探病，他说要到戏场巡视，此事正合我意，因为当时是我主动办的谢秋戏。恐怕有毛贼草寇扰乱之事，谁知他一去未归，竟丧在黄沙滩万佛寺中。那凶僧智深与他徒儿白莲花普月，暗中设计将电真害死庙中。因此我派人找你，打算与他报仇。”蓝兴说：“兄长您可能执笔？”蓝旺道：“能掌笔。”蓝兴说：“那就好了，我说一事，您得写明，那时我好约会各

友，出头施刀相助，可以替他报仇。”蓝旺说：“你说什么。”蓝兴道：“您要真夫妻之事抛于肚外，也不用思想这些，那时再投下好药，您的病一定好得快。容病体一好，作什么事不成啊？您要还是尽想那些事，那时小弟我一跺脚，回到家中，我是不管此事，那时可休怨我意狠心毒。”蓝旺说道：“兄弟你既然说到这里，很好，我决不想他二人了，任凭你办吧。”厉蓝兴说：“好！那些仆人，你们此处离着哪州府县近呢？”仆人说：“离兖州府近。”厉蓝兴说：“你去到那里，访着挂千顷牌的有名医家，请来十位，在此庙中医治你们大员外的病。兄长您写下四份请帖，头一个请飞天怪蟒徐国桢，第二个恨地无环蒋国瑞，第三个圣手托天李廷然，第四个圣手飞行石锦龙。今日小弟我拿请帖一走，您请放宽心，我今天先对十名先生说开你的运命，他们用药的力量，必将你的病源感化。再说，就是电真夫妻有灵，暗中保佑，容等我将他四个人请了来。那凶僧赛朱平智深的刀法不十分出奇，不过他使的是金风未动蝉无觉，暗算无常死不知。那白莲花普月更不足为奇。石锦龙掌中一对短把鞭，能打凶僧一片，何况还有我那三位老哥哥呢？”厉蓝旺一听，心中满意，遂说道：“二弟呀，你拿我的请帖前去，可是不见本人，千万别给他们。”皆因江湖绿林所说，要讲交友之道，谁也漫不过去厉蓝旺、厉蓝兴、徐国桢、蒋国瑞、李廷然、石锦龙，对待宾朋这个意思，更不用说对于结盟的朋友。走在中途路上，半杯茶没有，要有什么事，都能拔刀相助。

他弟兄在庙中商量报仇之事。蓝兴说：“兄长，我拿您这个柬帖，必须先到店，他们如果不在店中，还得各处去追寻，务必让他见着帖子，亲来面见兄长。今天小弟一走，可是须到明年春三月，接帖之人才来啦。无论僧道俗，我是通盘报信，见着普月，要活的，给他绳缚二臂，送来电家庄，请哥您发落。兄长啊，我为什么必须明年才回来呢？因为我看你的阳寿未满，这些日子留着叫您好好养神，将来能恢复健康，也许亲身去拿普月、智深。再说，到了那杀别师徒之时，也恐你伤感过甚，有些危险。”蓝旺点头。正在此时，外面家人进来回禀，说道：“二员外爷，现已将十名医生请到。”弟兄二人说：“将他们一齐请进来吧。”家人答应，出去不大工夫便将十人请到里面。厉蓝兴看他们年皆五六十岁，倒全是有经验的老手，连忙叫家人请到东屋好谈一谈。家人答应，便将十人请到东屋。蓝兴跟了过来与大家相见，说道：“今天我将众位请来，这内中有事，就为谈一谈怎么治病。”内中有一位年老拄拐的问道：“这位爷，您贵姓高名？哪里人氏？仙乡何处？”厉蓝兴道：“在下姓厉，名唤蓝兴，与西屋病人是亲弟兄。我祖居山东青州府东门外金家口厉家寨。我二人是保东路水路的达官，大家赠我二人美名，我兄长混水鲤鱼厉蓝旺，我乃展眼鲨鱼厉蓝兴。”那十名医家一闻此言，耳朵里有这么二位侠义之名，连忙站起抱拳说道：“久仰二位达官的美名。”蓝兴说：

DaBaYi

“列位请坐，这位老先生您贵姓？”那老医生说：“我姓王啊，名叫王声甫，我家住兖州府西门外临福巷口内路南。”蓝兴又问道：“那一位呢？”那人说：“我姓于，名叫于景春，我家住兖州府西门外，路北如意巷口内路东。”蓝兴又依次问明那八人，自己笑道：“我问十位，我有用意，能与我兄长调治病症就与他调治，如果不成呢，可以当时告辞，我不强求。你们诸位，请在这东屋住，一切饮食全由我来担负，一来可以就近早晚调治他病，二来我有一好友故去，他留下一个少爷年方十一岁，我请年老诸位为是替我照管此事，无事之时各位可以文学传与他。我与您诸位，开白银每月每位五十两，将来我兄长病体痊愈，我必要另有重谢。你们哪一位先到西屋，看他一番？”众人便请王声甫出头先去。当时王老先生与蓝兴来到西屋北里间，他们一进西屋，一挑帘，病房气味扑人的鼻孔。王声甫道：“我与您弟兄道喜。”厉蓝兴道：“喜从何来？”王声甫道：“我从此与大员外治病，到了明春，我能保他病体痊愈，自行下地，手使什么兵刃，都能去活动去练。”蓝兴说：“您能有这样的把握吗？”王声甫道：“那个当然，我要不是闻见这气味，还不至于敢说此话呢。请您将病人的枕布取下，待我一看，便能知是何病。”蓝兴过去取来交与医生。王声甫接过细细的看了看，便背着他弟兄，写好了病源跟那药剂，便走出病房，回了东房。

一位一位的全都挨次到了西屋，少时十位全看完。厉蓝兴说：“列位可将药方全写好了？”众人说：“写好了。”当时一齐送到面前。蓝兴一看，将药方子拿到西屋，向他兄长说道：“兄长啊，您好好的调养病体，明天兄弟我就要出外去请他等。您在



家庙，可千万别想我那死去的二哥夫妇，倘若我走后，您尽想念他二人，我将宾朋约到，那时你已下世去了，我落得孤身一人。那时回到家来，您那弟妹要是问我几句，那时我以何言答对。我与您请来十位医生，他们全是对答如流，足可与您调解病症，又可以传给电龙文学，此可称一举两得。”蓝旺道：“二弟呀，你只要能够与电真夫妻报仇，我就一意的调养病体。报仇那天，我还打算亲身杀奔黄沙滩万佛寺，捉拿凶僧，拿回来祭灵，把他师徒用席卷上，成为撮灯大蜡，在灵前一点，那时我就为他二人报了仇。”蓝兴说：“是，这些日子兄长若有烦闷之时，可以把他们十位约了过来，闲谈也可以解烦。”蓝旺说：“你倒不用管了，到时候我自有办法。不过今天趁你没走，可以把电龙带到东屋，见过那十位医生。”蓝兴答应，便将电龙带到东屋，与他们相见。然后回到西屋，告诉家人说道：“你们快去将王家庄他们三人约来，我有话说。”家人答应，便将王麒弟兄三人请了来。到了家庙，家人往里回禀：“王家弟兄已然来到。”蓝旺说：“请他们进来吧。”家人出去请进屋中。蓝旺与他们指引相见。礼毕，王麒说道：“兄长将我三人叫来，有何事呢？”蓝兴说：“你一人来到此处，我有要事相商。”王麒说：“有什么重要之事呢？二达官，我们先将三人的力量说出，您可以量力收用。我们三个全是务农的人，不能执刀上阵，别的事尚可勉强。”蓝兴问道：“办那个谢秋戏，究是何人出头承办的呢？”蓝旺道：“就是我与电真你二哥，我们二人出头承办，另外有四大村正、四大村副。”蓝兴说：“可以将他们全请来，我有话问他们。”家人前去，少时便将那八个人一齐找了来。蓝兴问道：“你们诸位全是村正副。我如今有件事，每村出一百名壮汉，全穿一样的服色，月白布衣裤，登山道鞋，青布袜子，花布裹腿，青纱包扎腰，绒绳十字绊，花布手巾罩头。二百人使刀。这家庙中安设一百名，夜里五十名，白天五十名，抱刀逡巡；那白棚中也用一百名，分为前后夜。另外那些人，有五十人各拿绷腿绳，在东西村口守护，白天二十五根，夜晚二十五根。王麒贤弟呀，你在白棚以里以外，你要负责查看。要有那不法之人，立时拿住来见我兄长发落。若是庄内之人，可以送到兖州府，请府台大人去办。要是江湖绿林人呢，可以将他绳缚二臂，留在家庙，不要断了他的饮食，容等我回来，另有发落。你们管绷腿绳的大家听真，你们大家在东西村口把守，若见那面生之人，无论男女，无论僧道俗人等，倘有那夜间飞跑，白天眼岔之人，将他用绳子绊倒，绳缚二臂，解来庙中。那时咱们另有办法，交与我兄长，叫我兄长追问他的情形。若是绿林人，绑绳千万别解，给他预备稀粥，早晚给他灌下，等我回来，自有办法。文魁呀，我走后第一是我兄长，第二是此子电龙，第三是十名医家，若有差错，你可小心在我的砍刀下作鬼。”文魁点头答应。那厉蓝兴拿了四份请帖，辞别兄长，备好应用物件，这才命仆人备好马匹，遂说：“兄长，我要

DaBaYi

走啦。”蓝旺说：“早些回来。”厉蓝兴说：“是。”出来又嘱咐电文魁道：“你在夜间，更须特别注意。”文魁说：“是。”

厉蓝兴离开电家庄，直奔金家堡。这里是南北的村子，东西的住户铺户，在北头路西，有一家连升店。来到店门外，叫道：“店家。”从里面出来一位老者，身高八尺开外，面如重枣，浓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方，大耳相衬，海下一部花白胡须，光头未戴帽，上头蓝布贴身靠袄，青布护领，下身也是蓝布裤子，登山道鞋，白袜子，蓝布裹腿，腰中围着一块蓝布围裙。厉蓝兴问道：“店家，可有单间房屋？”老者说：“有。”遂伸手将马接了过去，叫出一个小伙计，把马拉了进去。此时天已平西，便进了店，来到北房西头的一间屋，伙计回手将竹帘放下。厉蓝兴说：“店家给我预备脸水。”此时那老头也跟了进来，笑问道：“达官您贵府是哪里人氏？”蓝兴道：“你问我这话为何？”老者说：“我看你面熟，一时想不起来。”厉蓝兴说：“你我在哪里相见过的呢？”老者说：“倒退十年以前，您上我们这金家堡来过一次。”厉蓝兴说：“不错。我看阁下也有点面熟。那么您贵姓啊？”老者说：“我姓连名玉，号叫茂通。达官您呢？”蓝兴说：“在下姓厉，双名蓝兴，混号人称展眼鲨鱼。连掌柜的，我跟你打听一个人。”茂通说：“您打听谁？”蓝兴说：“此人姓连名登，号叫茂真，左臂花刀的便是。”茂通说：“您跟他有来往吗？”厉蓝兴说：“我与他神前结拜。那年他保云南贵州的镖，镖局在金水县的东门以外，永兴镖店。”茂通说：“是啦，他不是外人，乃是我的胞弟。”厉蓝兴说：“你我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子人啦。”茂通说：“哟，原来全是自家人。既然二达官来到，请来柜房一叙。达官您来到我金家堡打店，面带愁容，所为何故？”厉蓝兴便将报仇之情，细说一遍。茂通说：“二达官，您要众人约到，来到我的店中，我弟兄可以拔刃相助。不过，我知道那两个凶僧，未在庙中。”蓝兴说：“他们在与不在，你怎么知道？”茂通说：“我有一儿名叫连发，外号小诸葛的便是，他一天一趟万佛寺。僧人防范太紧，恐怕有厉大达官手下之人夜入庙堂，将他师徒斩首。我儿连发不得手，要是得手，早将他师徒二人的人头斩下。皆因他治死一位好友电真电维环，电真与令兄交友，我茂通不知，我若知晓，早就将凶僧处治啦。您在此等候，等我去把你侄男找来，与你们爷两个指引相见。”说完他转身往外。

工夫不大，带进一个人来，说道：“上前与你二叔见礼。”蓝兴用手相搀，说声：“孩呀，免礼吧。”他看此人是道装的打扮，身高不满七尺，细腰窄背，双肩抱拢，骨瘦如柴，面皮微黄，细眉毛小圆眼睛。蒜头鼻子薄片嘴，小元宝耳朵，那个小瘦脑袋真要见棱见角，头戴一顶混元一字巾，杏木道冠别顶，横别一根簪子，宝蓝色的道服，青缎的护领，上绣着福留云。下边是蓝纺绸的底衣，两只登云履。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蓝兴遂问道：“连发，我来问你，你使的是什么军刀呀？”连发说：“我使一口避血尖刀，判官笔一支。”蓝兴说：“与何人学艺？”连发说：“我师父来到我家传艺，传完艺他走啦。”蓝兴说：“此人贵姓高名？”连发说：“饶州府东门外皮家坡的人氏，姓皮双名元豹，别号人称神鬼莫测。”蓝兴说：“连发，你天天到正北去吗？”连发说：“不错，我天天准去。”蓝兴说：“你天天准去，你怎么不跟他们动手呢？”连发说：“叔有所不知，那凶僧他们有子母鸳鸯拍花药。”蓝兴说：“那他也不能拿拍花药拍你呀。”连发说：“您是不知，他打的那个拍花药是令人难躲。”蓝兴说：“怎么令人难躲呢？”连发说：“他把拍花药灌到锤里啦，那锤名叫走线迷魂锤，锤上有环，环上有绒绳。他与人要动上手，他抢上风头，用锤一打您，您一躲，锤打到身上，那香烟就能出来。若是打不到身上，他一拉那绒绳，香烟也就出来。只要一闻见香气扑鼻，被拍的人一打怔的时候，他的刀就砍到啦。凶僧乃莲花党之人，我所怕者就是他的拍花药。我小孩要与侠客爷报仇，我死不足为奇。他若没有拍花药，我早就将他处治啦。”厉蓝兴说：“那么凶僧现时在庙中没有？”连发说：“庙堂您不用去，他不在庙中，他师徒少说也得躲个一年半载的。那白莲花普月，叔父您见过吗？”厉蓝兴说：“倒是见过几次。”连发说：“那普月见您骑着马匹，有一仆人相随，从兖州府家门往这里来，因此他师徒就远远脱逃啦。二叔父您多咱将列位约到了，先来我这里，听我的信息。”厉蓝兴点头。天色已晚，便住在此处，一夜无话。

次日天明，蓝兴说：“兄长，您叫人给我备马啊。”茂通说：“二弟呀，你吃完饭再走不迟。”蓝兴说：“不用，我是有事在身，心中急躁，赶路要紧。”茂通说：“那么电家庄我那大弟，你可安排好了吗？能够保护住他吗？”蓝兴说：“可以的啦，人已派好，料也无忧。”茂通说：“你的路费可有？”蓝兴说：“有。”茂通这才命人把马匹备好。他父子送至店门外，厉蓝兴说道：“小弟回来之时，一定与我兄长前来看望于您。”茂通点头。他告辞一走，离了金家堡不提。

如今且说连茂通父子送走人家，他们回到店中。茂通说道：“连发呀，从今天起你必须每夜到电家庄庙，你在那房后坡一趴，暗中去保护你那个大叔父。等你二叔回来之时，再行回来不晚。”连发答应，从此夜暗地保护不提。

且说展眼鳌鱼厉蓝兴，一路之上，直奔青州府而来，非只一日，这一天来到了青州府。他是穿城而过，直奔东门，出东门过了海河桥梁，便下了马，拉马来到了三元镖店。来到门前一看，不由心中大喜，看见七辆镖车，业已套好。那头辆车上，插着一杆旗子，白缎子做地，青火沿，上边用青缎子刻出来的字，是青州府东门外路北三元镖店。蓝兴遂上前叫道：“伙计们。”那伙计人等出来一看，连忙说道：“原来是二达官，您从哪里来？快进来吧。”蓝兴道：“张振，我来问你，我那

三位恩兄，可曾在店中？”张振说：“二达官，您来得正好。他弟兄正在店中，你要慢来一步，他们就走啦。”厉蓝兴问道：“这镖往哪里呀？”张振说：“上云贵去。”厉蓝兴说：“好！张振呀，你快与我回禀一声，就说我前来请他们。”张振点头，转身进到里面回道：“三位达官您看，人真怕念，一念他真来啦。”徐国桢道：“可是我那二弟厉蓝兴来了吗？”张振说：“您不信，出去看看呀。”弟兄三人一听，喜出望外，连忙一齐来到店门外，弟兄三人一看，果然是厉蓝兴。李廷然哈哈大笑说道：“二弟，你从哪里来？”蓝兴上前与三人见礼，说道：“此处不是讲话之所，你我弟兄店中一叙。”说着四个人一齐来到店中，大家落座吃茶。徐国桢道：“二弟你这是从哪里来呢？”厉蓝兴说：“我从兖州府东门外电家庄东村头电家庙来。”说着话，上前二次跪倒行礼，说：“三位兄长，受小弟一拜。”徐国桢道：“二弟你拜者何来？”蓝兴道：“此处有请帖，请兄长观看。”说着伸手探兜囊，取出四张请帖，双手递上三张，说道：“三位兄长，我这里有三份请帖给您，哥三个每位一份。如今我来到镖店，可巧三位兄长全在店中，此乃我兄长亲笔写给你的。”徐国桢伸手接过，一看上面写道：“徐仁兄大人台笔，远自别来，其为念念。弟因近来染病在床，不能分身前往迎请三兄，特派二弟蓝兴代为致意。见帖后请三位仁兄各带随身使用物件，以及军刃暗器夜行衣，一齐来到电家庄东村外家庙相见，弟有要事相求。专此致意，小弟厉蓝旺拜启。”徐国桢与他兄李廷然等弟兄看完，心中暗想：这内中必有与仇人作战之意，遂问道：“二弟呀，我那大弟难道说有仇人吗？”厉蓝兴将电真与他兄长交友之事，以及被害之情，前前后后完全说明。徐国桢道：“那电真电维环，很够交友之道，侠义二字，他能当之无愧。我听他的名誉很好，我在暗中曾访过此人。”正说着，外边张振问道：“达官，您的镖车还走不走啦？”国桢说：“你们大家乘跨坐骑，赶快直奔扬州城内十字街正东路北万胜总镖局，交到那里，按路单所为就是。”张振应声“是”。厉蓝兴说：“徐仁兄，此处现有一份请帖，交给他们带去可成？”徐国桢说：“可以。”遂问道：“张振，你可认识石锦龙？”张振说：“我认识，我花他老人家的银钱可多啦。”国桢道：“现有发票路单一齐交与你。你见了石锦龙，就说我徐国桢请他，叫他急速备好军刃物件，以及水衣水靠，骑马到交州府北门外电家庄东村外家庙。我在那里等他。”蓝兴道：“这样一说，他能来吗？”徐国桢说：“那如同我同胞兄弟一个样，就差一娘所生。”说着话，伸手取出白银四锭，说道：“张振，给你拿去，一路之上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吃吧。到了那里他在店中那更好，如果未在店中，你便骑马出去，找一找他，务必见面才好。”张振答应，转而身出。徐国桢说：“二位弟，你们快快收拾，咱们好起身。”当下李廷然等收拾已毕，弟兄四人从此地起身，仆人将马匹带过，哥四个接过马来，飞身上去，这才一同够奔

电家庄而来。饥餐渴饮，夜住晓行，非止一日。

这天走在中途路上，看眼前来了一匹坐骑。马上这人是庄兵的打扮，二目发直。厉蓝兴便问道：“这一骑马的，你赶奔何处？有什么要紧的事呢，你骑马这样慌，要撞了人呢？你从哪里来呀？”那个庄兵说道：“我这是从电家庄来呀。”说着翻身下了马。他们哥四个一见，也就纷纷下马。蓝兴道：“你从电家庄来，我怎么不认识你呀？你在什么地方住啊？”那庄兵说道：“您不认识我，我可知道您。”厉蓝兴说：“你姓什么呀？”庄兵说：“我姓周，名叫周连，我正上青州府镔店找您去呢。”蓝兴说：“有事吗？”周连说：“有事。”蓝兴说：“有什么事呀？你请道其详。”周连说：“二达官，您千万别着急，我家大员外跟电龙全无事，就是内中有一名医家，被凶僧斩杀。多亏有一位赛诸葛连发，在房上暗中保护，给了凶僧一瓦，打下房来，被我等大家用绊腿绳将他拿获，现在捆绑在庙中。我家大员外爷问他，他说从竹莲寺来，他上智下元，人称生铁佛。那凶僧说，杀别存留任凭你们所为。当时我们大家拿刀往他身上砍，他也不怕。”厉蓝兴说：“哪一位医家被杀？”周连说：“是咱们本庄里的一位医生，名叫周凤林。”蓝兴说：“三位兄长，咱们先头前走去，叫他慢慢的走吧。”徐国桢说：“好吧。”大家急忙各将马的肚带紧了紧，飞身上马，策马如飞似的就直奔电家庄跑了下来。那周连也上马在后面紧行。

非止一日，这天来到了电家庄，大家一齐下了马。厉蓝兴一进东村头，看见地下有绊腿绳，就在地上放着。徐国桢说：“二弟，你看这个绳子就这里预备着，有人经过，看见就不能上当了，他们可太粗心啦。”说着话四个人来到庙门外，上前叫门，里面有人将门开了。蓝兴忙问道：“我兄长病体如何？”仆人说：“现已见好。”蓝兴说：“很好很好！”说着，弟兄四人一齐往里走来。到了西房，蓝兴伸手拂帘栊，叫三位“请进”，说道：“哥哥啊，三位兄长到。”屋里蓝旺闻听，忙说道：“仆人们，现下有三位兄长到，快把我扶起来。”见了三人，抱拳道：“三位仁兄，快来请坐，恕小弟不能下地远迎。”三人见他病体消瘦，面带愁容，不由说道：“大弟，你怎么落到这步天地？你派二弟前去找我们，现在我弟兄已到。你有什么仇人，可与我等说出，我们舍去老命不要，一定可以与你报前仇。”厉蓝旺说：“三位仁兄，快请落座。咱们好谈话。”蒋国瑞说：“你我弟兄分别，足有四载未见。愚兄我上家中，向二弟打听你几次，据他说，你出门在外访友。你上哪里去了，他也莫明其妙。”蓝旺一听，便将结交电真之事讲了一遍。蓝兴问：“家里又出什么事了？”厉蓝旺道：“五天之前，医家周凤林与我熬药，从东屋往西屋来送。天也就刚黑，正走到院中，不想从北房上下来一个凶僧，手起刀落，竟将周凤林杀死。大众一齐上前拿他，凶僧上西房逃走，不想被房上之人，用瓦将他打下

房来，才被众人拿获。我命仆人们问那位侠义贵姓高名，房上有人答言，他说姓连名发，赛诸葛的便是，他说完并未下房来，竟自走了。二弟你可认识此人？”蓝兴答：“我认识此人，但不知凶僧现在哪里？”蓝旺说：“我已将他放到南里间。那凶僧是刀枪不入。”蓝兴说：“他只要是他们一党的，我自有的办法。”遂说：“来呀，将凶僧提了来。”当时手下人等去到南屋，将他抬了来。看他身高约有八尺，虎背熊腰，面似黑锅底，花搅的眉毛，一对三角眼，大鼻头翻鼻孔，四方海口，大耳相衬，穿夜行衣靠。厉蓝兴问道：“僧人，你为什么来到此庙行刺？”僧人说：“你来问我，你可是展眼鳌鱼厉蓝兴吗？”蓝兴说：“不错，正是你家二太爷。”僧人说：“我来问你，你在山东金家口，你可曾捉着一个打闷棍的，给送了青州府，有此事没有？”厉蓝兴低头一想，道：“不错，有此事，此人姓李，名叫李唐。”僧人说：“我找你未见，那时你保镖已走，后来我上厉家寨，要杀你满门家眷，是我不认识究竟是哪一家。我若知晓，一定将他们杀死。”蓝兴说：“你与李唐有何来往？”僧人说：“那李唐乃是我的天伦，我俗家姓李名义，人送外号生铁罗汉。皆因我在家中刀伤人命，有老乡给我一条生路，叫我削发为僧。”蓝兴说：“你师父是哪一家呢？”僧人说：“我师父大大有名，家住扬州府南门外，那山叫蛇盘山，山上有一古庙，少林寺。那当家的上法下缘，人称紫面昆仑，散二十四门头一门的。后来因为我不守庙规被赶下山来，我上黄沙滩万佛寺，找我的师兄。他有一个分庙，竹林寺，我就在那里住。”蓝兴说：“你的法号何称？”僧人说：“我上智卜兀，人称生铁佛的便是。我师兄他们师徒，不敢在万佛寺，全到白莲寺躲避灾祸。因此我才来到此庙，打算将老儿斩去，以报当年之仇。我在北房上，看见那老翁端着药锅，是我一时怒气，下房将他杀死。我上西房逃走，不想被小辈打我一瓦摔下房来，才被获遭擒。杀刚存留，任凭尔等，替他人一死是别无可言。”厉蓝兴一闻此言，不由生了气，伸手取出避血刀来，说道：“恶僧人，你一定是金钟罩护身呀。我与你有三江四海之仇，岂能放你呢？我先将你的金钟罩破了再说吧。”蒋国瑞说：“二弟呀，你将他左目取出，便可破了他的金钟罩。”厉蓝旺道：“二弟且慢。”蓝兴说：“兄长还能放他吗？”蓝旺说：“放他可不成，容等将那智深师徒拿住，一齐倒点人油蜡，那时好与我那死去的维环二弟夫妇报仇雪恨。”李廷然道：“二位仁兄，二位贤弟，我有一计可以破他，你先将刀收起。这金钟罩，实在好破。”说着伸手取出一根银针来，一提他左耳，银针刺鼻孔，当时鲜血就流下来了。智元口念：“阿弥陀佛，完了完了。”李廷然命人仍将他放到南里间，派人看守。他们哥儿四位，便在庙中一住，与他养病。蓝兴说：“那医生的苦主呢？”蓝旺说：“已然将尸首领回，赠送五百两白银，每月还另外有银子给他。”四个人一听，暗暗点头。蓝兴说：“兄长你养病要紧，千万将电真夫妻之仇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抛于度外，容等石大弟锦龙来到，咱们再找仇人去。”蓝旺说：“好吧，兄弟你每日与电龙传习武艺。”蓝兴点头。从此便传艺不表。

到了年底，好容易厉蓝旺病体痊愈，离了病榻，医家便在饭菜之中，也与他下面药，保养病人。转过年到了二月底，身体恢复到了原状，也能打拳踢腿啦。这一天，他带领三位兄长、一个胞弟，围着村庄绕了一个弯。平素他累碎三毛七孔心，与电龙练习武艺，早晚如此的用功。到了三月啦，外面有人来报，说石锦龙到。书中暗表：原来石锦龙是新由扬州镖店来，接着信之后，便一直来到家庙，面见五位兄长。厉蓝旺问道：“大弟你从哪里来呀？”锦龙说：“我从扬州来。”蓝旺说：“我那石兄弟可好？他们全作什么啦？”石锦龙说：“二弟锦凤，在家中镖局子呢；三弟锦彩，在万胜镖局；那四弟锦华，在石家镇明开店为业，暗中执掌庄规。”徐国桢说：“大弟，我来问你，两个孩子可好？”石锦龙说：“兄弟，我将镖局之事，交与三弟执掌。小弟回家将二子武艺传好，我回到镖局见了请帖，因此才来。厉兄莫不成你老人家有仇人吗？”蓝旺一听，便将电真夫妻被害，以及自己与他结交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当时便将电龙叫过来，与他引见。说道：“龙儿，过来见见你石大叔父。”电龙闻言，连忙过来跪倒行礼，说道：“叔父大人在上，小侄男电龙与您老人家叩头，请您与我那四位伯父替我报仇。容等孩儿长大成人，我一定特别答报。”石锦龙说：“电龙啊，你伯父以后要被人欺压呢。”电龙说：“我一定与我伯父出力，打败仇人，方能出气。”锦龙说：“好！你就好好的与我那兄长学艺吧。将来学成之后，到我家去，我有几手绝艺传授于你。”电龙一听此言，连忙道谢。厉蓝兴说：“兄长啊，您先在此等候，待小弟我到趟金家堡。”蓝旺说：“你要去，可得赶紧回来，我听你的信。你是白天去还是夜晚去呢？”蓝兴说：“我还是白天去好。”蓝旺道：“你还是夜晚去为好，白天去恐怕走漏风声。”厉蓝兴说：“那么我今天晚上就走。”众人说好。当下吃了晚饭，大家耗到初鼓。蓝兴说：“众位兄长，我走啦。”说完，他就来到外面，哥五个送到门外。

分别之后，那蓝兴拐弯从庄后头绕道直奔金家堡，如飞而去。来到路旁一片松林里面，伸手探兜囊，取出白蜡捻粘在树上，用火折子点好，这才脱了大衣，收拾紧衬利落，将刀插于背后，大衣包在抄包之内，十字绊丝鸾带结好。低头一看，地上并无东西物件，这才吹灭蜡捻，长腰出树林。按道如飞直到金家堡的北村头，在那里绕了一个弯，细一看四外无人，急忙飞身上了西边房。此房正是店里的柜房。厉蓝兴低头往下观看，听见屋中有人说话，听口音是茂通与他子连发他们父子讲话。就听茂通说：“连发呀，你上万佛寺去了吗？”连发说：“我去啦，因为现在我已然将我二叔等到啦，我方才回来。”茂通说：“那么凶僧他们回来了

DaBaYi

没有？”连发说：“他们师徒全都回来啦。是我到了庙中，找着他们的卧室，那凶僧未在禅堂睡觉，他们师徒全在西屋经堂里睡。这两天我二叔若是带人来到，那凶僧是难以脱逃。”厉蓝兴在房上手一按瓦沿，不由嘎吧一响。屋内连发忙将灯光吹灭。蓝兴说：“兄长不用担惊，小弟蓝兴来到。”说着话飞身下来。那屋中的父子，就将灯点好啦。茂通问道：“外面既是我二弟，何不请进来呢？”厉蓝兴道：“小弟有罪，夜入店来，身穿紧衣，真有点对不过兄长。”茂通说：“二弟小声些，免得惊动了其他客人。”说话之间，出屋子将他迎到屋内，问道：“二弟呀，你有事吗？”蓝兴说：“有事。”茂通说：“那么你怎么不白天来呢？”蓝兴说：“我白天来怕走漏风声。”连发说：“对对，二叔言之有理。”蓝兴问道：“连发你可曾到了那黄沙滩万佛寺？他们师徒回来了吗？”连发说：“回来了，叔父您可将众人请到了吗？”蓝兴说：“不错，我已将他四弟兄约到。”连发说：“我那大叔父他老人家病体可痊愈了吗？”厉蓝兴说：“不错，他已然痊愈啦。”连发说：“他能够与凶僧动手吗？”蓝兴说：“倒可以与凶僧杀个三五回合。”连发说：“今天您回去吗？”蓝兴说：“回去。”连发说：“好吧，那么您六位就在明天一黑天，就在我们这里见。”蓝兴说：“那么我向你们父子告辞，咱们明天再见。你们千万在店中等我，我们一定准来。”说完，他告辞出了屋中，飞身上房。

由此处离开店，自己便于夜间一直到了黄沙滩万佛寺，在外边绕了个弯，细细的调查一下子，恐怕凶僧暗中准备，有什么防备。到了庙后一看，东西有大道，在庙的北边有河岔子，他便顺着河沿一直向东，相隔不到十里地，这河就往北拐过去啦。一听四外鸡鸣乱唱，眼前有一大片松林，来到林中，脱了夜行衣，换好了大衣，将刀挎在肋下，走出树林回了电家庄家庙。此时天光已然大亮，来到了家庙，上前叫门。里面有人问：“是哪位？”厉蓝兴说：“我回来啦。”仆人将门开了。蓝兴见了大家，说道：“兄长啊，您的刀法可曾纯熟，精神恢复了吗？”蓝旺道：“我如今跟平常一个样了。但不知你到那万佛寺打探得如何？”厉蓝兴说道：“小弟赶奔金家堡，正赶上他父子在柜房谈话，我到了里面，向他父子打听。那连发说，智深与普月现已回来，正在庙中。”厉蓝旺说：“二弟，咱们明天收拾齐毕，到黄沙滩万佛寺，将他师徒拿住，将我那电真二弟的尸身，跟我那弟媳的人头，一齐找回，也好将他夫妻合葬。家庙中拿的生铁佛，一齐绑到定魂桩上，开膛摘心，祭祀亡人。”蓝兴道：“茂通父子也叫明晚前去。可是依小弟之意，莫若咱们今晚就走，免得他师徒脱逃。”蓝旺道：“那倒不必，你叫手下预备仆人十二名及筐子、门板、铁锹、镐。叫他们头前先走，在那里相见。”遂问好有一个叫赵升的认识道路，这才每人给他们十两银子，叫他们在金家堡方圆附近，打好了店，我们众人明夜准到。赵升答应，他们领银子前去。

ZhongGuoGuDianJiangXiaXiaoShuo

如今且说家庙中电文魁上前说道：“大庄主爷呀，您若到了那庙中拿获了凶僧，再出西门外，下台阶往东，刨下几尺去，便能找着我那二员外的尸身。在尸身旁边，有一个花盆，就是我那主母的人头。”蓝旺命人写好一个纸条，说：“文魁呀，你在庙中带领仆人，好好的看守此庙，多加注意在电龙身上。那电龙是你义子，这孩子就是电氏门中一棵根苗。”文魁连连答应，当下他们大家便在庙中，各人收拾好了，过了过汗。厉蓝旺抽出砍刀来，在院中施展开了，一片刀光，练完之后，真是面不更色一气不涌出。他练完了，就是厉蓝兴练。第三个便是石锦龙，一对对把鞭，在当中一练，借灯光一照，好像两条白蛇相仿，上下翻飞，大家一看连连夸赞。第四个是徐国桢，从兵架子上取下一对跨虎铜，在院中施展开了，也是有些出人之处。练完了，蒋国瑞手使日月双轮，左手轮是劈套拍装，右手轮是支挂撕拿，上下翻飞，身形来回乱转，练到精奥之处，不亚如一对蝴蝶闹花篮一般。收住了轮式，说了声：“让过了列位兄弟哥呵，在您台前献丑了。”旁边李廷然走过，一摆水磨竹节钢鞭，撮装砸。练完了，天已交三鼓，他弟兄六个人吃了点夜宵，便一同在西屋睡觉。第二日天明，大家起来洗脸漱口，吃完早饭，众人又行睡下，嘱咐好了仆人说：“若是有人找我们，就说我兄弟出外访友去了。”仆人答应。他们又到西屋睡觉，一直睡到天黑，众人起床，忙命人再摆晚饭。众人吃完，收拾齐备各人的军刀暗器，以及水衣水靠，大家由此动身。

天将初鼓，众人在路上行走。前边走的是恨地无环蒋国瑞、圣手托天李廷然，在后面走的是混水鲤鱼厉蓝旺、展眼鲨鱼厉蓝兴、圣手飞行石锦龙。蓝兴说：“咱们哥六个，一来不准谦让，二来不许候等，咱们哥六个打一回哈哈。”说着话往下一塌腰，往前就走，说声“随我来”，如飞而去。这哥五个一瞧，也就各自施展功夫，往前而去，真好比六只飞燕一样。天到三鼓，来到黄沙滩，到了一片松林，在里面休息了一会儿，出来在庙的左右巡视一个圈儿。二次回到林中，各人收拾紧衬利落，这才一齐出了树林。蓝旺说道：“你们哥三个，从东面往后打，到了后面往西兜。我们哥三个在西面往东兜。谁要是见了凶僧，谁就不用动了。你们入庙，在东配殿，无论大小房屋，详细的去找。我们弟兄在西配殿，也是那样的去找。”六个人看好了远近，一齐上庙墙，蹿房越脊，往里面而来。此时西边的厉蓝旺取出问路石，往下一扔，无人声，二无犬吠。三个人这才下了墙，再上西配殿。越脊爬坡，来到前坡，听见里面有人说话。他们往北面殿中细看，殿中灯光明亮，八仙桌左边是凶僧智深，那下垂首是白莲花普月相陪。

书中暗表：那赛朱平智深，他们得着信息，知道外面风声不好，这才来到竹莲寺，面见生铁佛智元。当时智元问他师徒来此何事？智深说：“师弟你若问呀，只因普月在周家庄采花，不想竟与电真为了仇。后来设计害死他。”前前后后之

事，向他说了一遍。智元说：“师兄呀，想当初您在庙中勾引莲花党的人，在庙里发卖薰香，已然大犯僧道之规。普月我来问你，身为佛门弟子，就不应当贪花近柳，你到处败坏好人家的妇女。你又敢到电家庄，把电真之妻杀死，电真死在庙中，一不做二不休，打墙也是动土，动土也是打墙，就应当连那老匹夫厉蓝旺一同斩首。”普月说：“师叔，我已将他们也杀死了，那家庙中是尸横一片。”智元说：“恐怕未必吧。既然全都杀去，为什么又来到我这里呢？”智深说：“贤弟，我也正因为他所说不实，心中犯疑，这才来到兄弟庙中。”智元说：“哟，你说的恐怕不实。你们看那房上是何人？”智深师徒往房上一看，吓得惊慌失色，不知如何是好，真是面目更色，胆战心惊。智元说：“你师徒在此等候，三五日我就回来。”说完了，那生铁佛便将戒刀以及行衣包通盘带齐，离了竹莲寺，告诉小僧人说道：“若有人前来烧香，你说我外出有事。我此去电家庄，前去斩杀那病根上的老儿厉蓝旺，与那小畜生电龙。”说完他竟自走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白莲花三探电家庄 鞭对剑力擒赛朱平

话说智元走后，小僧人法明关好了山门，回到里面说道：“师伯，我师父这一走，恐怕凶多吉少，明说上金家堡，其实他是暗上电家庄。当年我师父知道电真竹影刀出奇，不敢与他敌，如今他已故去，后来又跟来往的商客打听，才知道他们那里的详情。原来厉蓝旺还病倒家庙，那电真之子电龙，认电文魁为义父，同在庙中。怎么我师兄还要刀斩了他们，这未免的不对吧？你们师徒怎么还能来到竹莲寺呢？”普月一听，师叔智元要去刺杀他人，心说：你不去还则罢了，只要一去，就得被获遭擒，那家庙倘若有落空之时，你也得不了上风。果然那智元僧从竹莲寺走后，到了家庙，即行被获遭擒。智深带着普月在庙中，等了有十数天，不见回来。智深问道：“普月，你看你师叔走了十好几天，一去未归，不知是何原故，令我放心不下。”旁边法明说道：“师伯，您倒不用担惊，我师父有金钟罩护身，不怕他们。”智深一听，遂说：“是了，你们听外边是谁叫门，出去看一